

語言特區視野下的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研究*

A Research on Word-class Conversion of Internet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Linguistic Zone

◎ 吳雅雲 / 浙江工商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提 要：網絡平台是重要的語言特區，其詞類活用的情況比常規語言環境中的要複雜許多。在網絡語言中，詞類活用的範疇不再限於名詞、動詞、形容詞，而是擴展至數詞和擬聲詞；詞類功能的游離也更為自由，名動形之間可以自由轉變，數詞和擬聲詞向名動形單向游離。語義關聯、情境關聯和語音關聯是網絡環境中詞類活用的條件。對語言中構式的理解和認知是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的基礎，語言使用者對構式整體義的理解優先於成分義，並由此觸發對相關語言項語義和功能的重新分析。此外，語言使用者對語言表述簡約化、畫面感和陌生感的追求是詞類活用創新的語用動因。

關鍵詞：語言特區 網絡語言 詞類活用 構式認知

Key words: special linguistic zone; internet language; word-class conversion; constructive cognition

引言

智能電子設備和網絡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同時也影響著語言的發展。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於 2021 年發佈的第 48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 10.11 億，互聯網普及率為 71.6%；手機網民規模達 10.07 億，

佔上網人群的 99.6%。就網民屬性結構來說，《報告》顯示中國網民男女性別比例基本一致，各年齡段網民佔比分布也較為均衡。網絡已經是中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網絡語言的感受者、使用者和創作者，更有學者將其稱為“第三次語言革命”。本文擬在語言特區理論的視野下考察網絡語言中的詞類活用現象，分析其對傳統語言規則的突破、出現條件及動因，最後討論網絡語

言的發展和規範。^[1]

一、網絡語言的語言特區屬性

徐杰，覃業位（2015）主張，在語言接觸和語言習得之外，語言運用中的某些特定區域也可引發語言創新和演變，並把這種“有條件地突破常規語言規則約束的語言運用特定領域”稱為“語言特區”，詩歌文體、標題口號和網絡平台是語言特區的三大類型，其中，網絡語言特區產生的新用法最為豐富，影響力也最大。本文認同這一主張，將網絡平台視為一個語言特區，“特區環境”為突破傳統語言規則限制提供了可能性，同時也為接納甚至推廣這些新用法和規則提供了語言空間。

1.1 網絡語言穩定性弱，傳播性強，變體多樣

R. A. Hudson 將“語言變體”（language variety）定義為“社會分布相似的一套語言項目”。學者們普遍認為網絡語言是在網絡平台上產生的一種語言變體或語言變異。^[2] 本文認為，網絡語言不宜簡單地界定為語言變體。相較於某些語言變體穩定性強、傳播性弱等特點，網絡語言的語言創新穩定性弱、特區內傳播性強、同一表達的變體呈現多樣化。而且，網絡語言對語言規則的突破具有偶然性，其出現大多依賴於特定的情境或語境，在其傳播過程中同時還可能出現二次變異或再次創新。換言之，網絡語言的創新並不依賴於特定的人或功能，而是依託於網絡這一語言使用的平台，因此，將其界定為一種特區語言現象更為恰當。

1.2 網絡語言的特點

1.2.1 網絡語言內部具有差異性和層次性

通過觀察，本文認為網絡語言對常規語言規則的突破在語言特區中表現為非均質。根據語言輸入

和輸出不同，網絡語言主要有三種特定區域，如表 1 所示。

表 1：網絡語言的類型

	常規語言輸入語體	網絡語言輸出語體	網絡語言呈現形式	適用對象
a	書面語	書面語	可視化	網絡文學、文稿、傳統媒體網絡平台等
b	書面語	口語	可視化	網絡新媒體或自媒體等
c	口語	口語	可視化	網絡社交等

上述三種網絡語言類型對語言規則的突破有差異性和層次性，具體表現為 $a < b < c$ ，即越是社交性的網絡語言，越有可能突破常規語言規則。

1.2.2 內容上具有口語特徵，但呈現形式為書面狀態

于根元（2001：58）認為網絡語言是介於書面語與口語之間的一種特殊形式。網絡平台的社交性和互動性決定了網絡語言中有大量的口語內容，但網絡平台的可視性又使得網絡語言以類書面的形式呈現出來。口語語體諸多特徵均在網絡語言中得以保留。例如，通過諧音等方式呈現聲調和語氣，表述簡潔、以短句為主，通過新的詞彙或句法手段表達特定情境或情緒，通過插入圖片或特殊符號描繪手勢和表情，等等。網絡平台的可視化特徵將口語中的細節盡可能地還原呈現，這也為語言創新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1.2.3 表達簡約，但形式雜糅

整體上看，網絡語言在表達上追求簡明，這從豐富的縮略形式也可看出。但同時基於該語言特區在語言呈現上的書面特徵，以及受英語等其他語言的影響，網絡語言在表達形式上卻呈現多樣性。比如，拼寫與漢字的雜糅，漢語語法與英語語法的雜糅，文字與符號的雜糅，等等。

1.2.4 網絡語言傳播能力強，但具有時效性

網絡語言的創新常常具有個體性和偶然性，也正因此，網絡語言的規律性不如其他語言特區強。在網絡這一特殊平台上，結合年輕人求新求異的心理，其語言創新的傳播力也比其他語言特區強，創新用法往往在短期內盛行，但同時也可能很快被更新的表述所取代。例如，2013年在網絡平台上出現並廣泛使用的縮略四字格（如“喜大普奔”、“人艱不折”），如今的使用頻率就低了很多。而2010年在網絡上出現並流行起來的諧音三字格新詞（如“蒜你狠”、“豆你玩”），現在幾乎無人問津。由此可見，雖然網絡語言的創新用法層出不窮，但更新或淘汰也很快。

下面，本文以詞類活用為例，研究網絡語言的創新及成因。

二、網絡語言中的詞類活用現象

詞類活用指的是某一詞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臨時充當別的詞類的用法，是古漢語中常見的語法現象。（郭錫良，1984）現代漢語中的詞類活用以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為主，三者之間可互相活用為另一詞類，產生使語言生動有趣、含蓄幽默等語用價值。（楊冬梅，2008；張昕，2011等）網絡語言因脫離了常規的語言環境，其詞類活用的創新用法更為豐富。具體表現如下：

2.1 名詞的活用

網絡語言中名詞可活用為動詞，例如：

(1) 剁手節晚會本該現身為新劇做宣傳的鄭爽當天直接鴿了粉絲和主辦方，應援現場一片“心好累”的聲音。（微信公眾號）

(2) 想說誇一個人就是內涵別人嗎？（豆瓣）

(3) 我泰男了。（新浪微博）

(4) “雞娃”背後，是突圍還是困境（新華網）

上述例子中，“鴿”義為“放鴿子”（即“臨時缺席”），“內涵”義為“用含蓄的語言調侃或嘲諷”，其原詞類都是名詞，此處活用為動詞。“泰男”的字面意思是“泰國男性”，為名詞性短語。例（3）使用的場景是，一個網友在泰國穿著本地人偏愛的服飾自拍，並配文字表述“我泰男了”，顯然，此處的“泰男了”應理解為“變成了泰國男性的樣子”，是動詞短語。例（4）中“雞娃”的意思是“給娃打雞血”，即“不停地鼓勵孩子學習和拼搏”，“雞”名詞活用為動詞。

網絡語言中的名詞還可活用為形容詞，例如：

(5) 我居然差點肝死在遊戲製作上。（嗶哩嗶哩）

(6) 這種佛佛的心情總在老師發來作業點評時候被打破，於是起來掙扎兩下，意在告訴老師我正在配合。（微博）

(7) 今日最佳：馬龍太隼了（鳳凰網）

“肝”是近兩年的網絡流行語，它本是人體臟器名，為名詞。因為傳統中醫認為熬夜傷肝，“肝”逐漸引申為花大量的時間做一件事情，比如“肝工作”、“肝論文”、“肝遊戲”等等，這裡的“肝”均活用為動詞。而需要花大量時間做的事情，或是比較難的，或是比較累的，因此，“肝”又在動詞義的基礎上引申出形容詞義。例（5）中的“肝”義為“累”，是名詞活用為形容詞。“佛”本也是名詞，網絡上常常活用為形容詞，借用“像佛一樣無世無爭的”的引申義來表達一種放鬆的、隨意的生活態度。在例（6）中“佛佛的”義為“懶散的”、“放鬆的”，是“佛”活用後所產生的形容詞重疊。“隼”本是指一種鳥，因與“損”同音，在例（7）中活用為形容詞，義為“刻薄”。同理，網絡流行語“太筍了”中的“筍”也是因其與“損”同音而產生的活用。

此外，網絡語言中還有名詞用於狀語位置的情況，例如：

(8) “烈火焚身”——“火死”的常見死亡機制和徵象（知乎）

對於這類現象，廖光榮（2019）認為是名詞活用為副詞，本文主張將其視為名詞作狀語，因此不多做陳述。

2.2 動詞的活用

網絡語言中的動詞可活用為名詞，例如：

(9) 新聞週刊上面寫了一篇關於職業黑怎麼賺錢的文章。（百度貼吧）

(10) 暑假快結束了，是時候盤點一下今年冒頭的爆爆們。（搜狐）

“黑”本是形容詞，後用於表達“抹黑、污蔑”之義，用作動詞。此處再由動詞進一步活用為名詞，義為“污蔑別人的人”。“爆”的原詞類也是動詞，此例中“爆爆”義為“火爆的人”，也是動詞活用為名詞。

網絡語言中的動詞還常活用為形容詞，例如：

(11) 她又撩又甜。（晉江文學城）

(12) 這應該是這個冬天，最燃的快閃了！（央視網）

(13) 絕了，太可了。（豆瓣）

“撩”、“燃”、“可”原都是動詞，在上述例子中，它們分別用於表示“有吸引力的”、“有感染力的”、“可接受的、喜歡的”，屬於動詞活用為形容詞。

2.3 形容詞的活用

網絡語言中的形容詞可活用為名詞，例如：

(14) 拿什麼來拯救你“工作胖”？（搜狐）

(15) 你知道幸福肥嗎？（簡書社區）

上述例子中，“胖”和“肥”都是形容詞活用為

名詞，義為“肥胖的人或狀態”。

網絡語言中的形容詞還可活用為動詞，例如：

(16) 至今為止你粉愛豆粉過最久的是哪一個，粉了多久？（百度知道）

(17) 好好好，不要酸我了啦。（愛奇藝）

“粉”和“酸”的原詞類都是形容詞，在上述例子中均活用為動詞，“粉愛豆”義為“喜歡偶像”，“酸我”義為“使我嫉妒”。

除普通形容詞外，非謂形容詞在網絡語言中常常被程度副詞修飾，例如：

(18) 這位真的太母了吧。（豆瓣）

該例中，“母”是“女性化的”貶義表達。非謂形容詞在網絡語言中還常直接用做謂語，例如：

(19) 今天開始，我高級了。（百度貼吧）

該例中，“高級了”實際義為“成為高級別了”。這種非謂形容詞擴展出普通形容詞功能的用法或也可視作一種詞類活用。

2.4 數詞的活用

網絡語言中的數詞可活用為了名詞。例如：

(20) 這麼美麗迷人的氣質美女為什麼被大家稱為慣三呢？（瀘州新聞網）

該例中，“三”是提取了“第三者”一詞中的數詞，直接活用為名詞。

網絡語言中的數詞還可活用為動詞，例如：

(21) 今天你二了嗎？（窮游網）

(22) 旁友，搞基不是罪，但你別三我啊！（百度貼吧）

上述例子中，“二”和“三”均活用為動詞，分別用於表達“做傻事”和“做第三者”。

此外，網絡語言中的數詞也可活用為形容詞，例如：

(23) 肖杰太二了！（愛奇藝）

該例中，“二”義為“傻”。

2.5 擬聲詞的活用

網絡語言中的擬聲詞可活用為名詞，例如：

(24) 我覺得我的工作經歷就是一個大寫的呵呵。(豆瓣)

“呵呵”本是表笑聲的擬聲詞，但在網絡語言中，“呵呵”常用於表達諷刺或尷尬的笑。而在該例中，“一個大寫的呵呵”實際意義為“一件非常諷刺的事”，因此“呵呵”是擬聲詞活用為名詞。

網絡語言中的擬聲詞也可活用為動詞，例如：

(25) 我就呵呵了！中國足協果然是一個很奇怪的組織。(百度貼吧)

(26) 一大早就被哈哈哈哈哈了。(新浪微博)

“哈哈”也本是表笑聲的擬聲詞，但與“呵呵”不同，網絡語言中的“哈哈”多用於表達開心的笑。在上述用例中，它們均活用為動詞，“呵呵”用於表示“覺得諷刺”，“哈哈”用於表示“逗笑”。

網絡語言中的擬聲詞還可活用為形容詞，例如：

(27) 捐款這種事本來我很自願的要捐的，但是強制捐款還規定最小金額，實在太呵呵了。(新浪微博)

(28) 哈哈吧真的太哈哈了。(百度貼吧)

上述用例中，“呵呵”義為“讓人覺得諷刺的”，“哈哈”義為“有趣的”，均用作形容詞。

2.6 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的條件

雖然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現象非常豐富，但我們仍可以在接受度較高的用法中找到相關規則，即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的條件。

第一，語義關聯下的詞類活用。網絡語言中基於語義直接產生的詞類活用現象與傳統的詞類活用較為相似。在活用的過程中，詞本義中的某語義成分在語言環境中被凸顯，在特定的句法位置中產生與目標語

義的關聯，從而出現了活用現象。比如前文提到的“雞娃”、“佛佛的”、“職業黑”、“最燃的快閃”、“慣三”，等等。這類活用高度依賴詞語的本義，因此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第二，情境關聯下的詞類活用。這一類活用並不對應詞語的某一具體語義成分，它更依賴於包含該詞語的某種情境或畫面，並在此基礎上引申出一個新的語義。詞語的本義只是這個情境中的部分信息。比如例(5)提到的“肝”，它的本義和“難”、“累”等形容詞義毫無關係，但“熬夜工作以致損害肝臟”、“累到肝臟都受損了”這一類的情境卻很有畫面感和煽動性，“肝”作為這個情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引申出了“肝工作”、“這個遊戲太肝了”等用法。又如擬聲詞的活用，也是在發聲情境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第三，語音關聯下的詞類活用。以例(7)的“太隼了”和“太筍了”為例，這裡“隼”和“筍”都是“刻薄”的意思，它們能活用僅僅是因為其發音與“損”一致。它們的出現具有偶然性，但一旦被接受和傳播之後，便成了網絡流行語。

總的來說，語義關聯、情境關聯和語音關聯是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的基本條件，且不具有排他性。

三、網絡語言中詞類活用的創新

語言創新在特區環境中更自由靈活。就詞類活用而言，網絡語言創新實現了以下突破。

3.1 傳統的詞類活用範疇得到擴展

根據司顯柱，彭媛(2011:124)的研究，詞語轉類多發生在實詞範疇之間，並主要集中在名詞、動詞、形容詞之間，這是因為詞類轉用的語言基礎是詞在“名詞—動詞—形容詞”這一連續統中的功能雙向

性游移，即“體詞的謂詞化方向”和“謂詞的體詞化方向”。網絡語言中詞類活用的原範疇，除了名詞、動詞、普通形容詞之外，還可以是非謂形容詞、數詞和擬聲詞等，可發生活用的詞的語義範疇也更豐富，這是對常規用法的突破。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雖然詞類活用的原範疇在網絡語言中得到了擴展，但其目標範疇仍主要集中在名動形，特別是動詞和普通形容詞，這或與詞類活用的語用目的有關。

3.2 詞類功能的游離更為自由

名詞活用為動詞是最常見的詞類活用現象，張伯江（1994：339）認為其本質原因在於名詞的空間性屬性和動詞的時間性屬性。張伯江（1994：343）進而把詞類功能游離傾向性規律歸納為“名詞>非謂形容詞>形容詞>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並指出體詞謂詞化有廣泛的實際用例，但就謂詞體詞化而言，謂詞間的游移比較自由，謂詞向體詞的游離基本未見。鄭麗（2006）也主張現代漢語詞類活用中存在體詞謂詞化的傾向，未見動詞活用為名詞和形容詞，以及形容詞活用為名詞等用法。網絡語言突破了這一規則的約束。雖然在網絡語言中體詞謂詞化是最常見的活用情況，但謂詞間的功能游離也很常見，更重要的是，謂詞體詞化的詞類活用現象也屢見不鮮，如例（9）、（10）、（14）、（15）等。另外，數詞活用為名詞可視作體詞間功能的游移。擬聲詞是比較特殊的一類實詞，一般不與其他詞或者成分發生結構關係。但在網絡語言中，擬聲詞可活用為名詞、動詞或形容詞，這也說明網絡語言中詞類功能的游離更靈活自由。

四、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的動因

鄒立志，白聰（2009：37）認為有別於作為古代

漢語的語法現象，現代漢語中的詞類活用主要是一種修辭現象。網絡語言中的詞類活用將其語用需求凸顯到了極致，甚至將語言的交際功能凌駕於部分語法規則之上，突破了傳統語言規則的束縛。

4.1 對語言中構式的理解和認知是基礎

邢福義（1995：420）提出“小句中樞說”，主張詞類“入句變類”，並認為這是詞性句規約的重要表現。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主張，這種“詞性句規約”現象依賴於語言中已經高度圖式化了的構式。構式是形式與意義的配對，它存在於語素、詞、短語、句子等各級語言單位中，構式高度抽象後可以得到圖式化構式；因為圖式化構式自身也具有形式和意義，所以構式的整體義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其組成成分的意義之和。（Goldberg, 1995）本文認為，當我們充分掌握一種語言時，其基本的語言規則通過圖式化構式內嵌於我們的認知體系當中，當某一語言成分進入特定構式時，語言使用者對構式整體意義的理解優先於對某組成成分個體意義的理解。在常規語言環境中，我們會選擇與構式相匹配的語言成分進行組合。但網絡平台為語言提供了一個特區環境，它允許與構式不匹配的成分進入構式，同時基於構式義對相關成分的具體意義進行重新分析，從而出現臨時的詞類活用現象。

語言使用者對構式的理解和認知是網絡語言詞類活用的基礎，也是“底線”。以“鴿”為例，在例（1）中用於“鴿了粉絲和主辦方”，該句的構式可抽象為“V（+了）+O”。基於構式義優先的原則，語言使用者會對名詞“鴿”進行重新分析，析取出與賓語搭配的動詞義，即“放鴿子”。如果用於動詞位置的名詞無法析取出與構式其他成分搭配的動詞義，這樣的表述語言特區也不會接受。其他例子的形成邏輯與此類似，此處不一一累述。^[3]

4.2 對語言簡約化和畫面感的要求是語用外因

那麼常規語言環境會怎樣表達“餿了粉絲和主辦方”或者“內涵別人”呢？大概率會是“放了粉絲和主辦方的餿子，缺席了此次活動”，以及“通過語言的內在意義諷刺別人”。顯然，和網絡語言相比，常規表達要複雜許多。快節奏的生活、口語化的輸出、可視化的呈現、字符數的限制都要求網絡語言簡明扼要。同時，隨著新媒體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將網絡變成一個社交平台，日常生活中網絡語言的使用率和參與度越來越高。通過突破語言規則來簡化表述，可做到用盡可能少的語言符號表達盡可能多的信息，從而實現表述簡約化的語用需求。

此外，網絡語言還需生動形象，具有畫面感。以“呵呵”的活用為例。“呵呵”一詞本用於仿擬笑聲，並不具備其他語義和功能，但在網絡語言中，使用者多用其表達敷衍、尷尬、嘲諷等負面情緒。有了這樣的語境背景，例(24)的“我覺得我的工作經歷就是一個大寫的呵呵”就十分生動了，語言閱讀者似乎可以聽到表述者的苦笑。例(26)的“一大早就被哈哈哈哈哈了”似乎也伴隨著一串爽朗的笑聲，充滿畫面感。

4.3 對語言表述陌生感的極致追求是助力

網絡語言是一個非常個性化的語言特區，其輸出者和接收者是多元化的、不確定的、不對應的。誰將在網絡上進行語言輸出和誰又將接收到這個語言，他們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等都是未知的。在這個看不見和不確定的對話過程中，突出自己的語言信息，吸引網民的注意是網絡語言輸出時的需求之一。而突破原有語言規則是最直觀、最低成本的在短時間內吸引其他網民注意力的方式。創新性的語言表達既可以彰顯自己的個性，又可以增長閱讀理解的時間，從而獲得關注。因此，追求表述上的陌生感是網絡語

言創新的個人需求和助力。除了本文所討論的詞類活用，網絡語言縮寫更是這種語言陌生化的直接體現。

五、網絡語言的規範和發展

詞類活用只是一個小的研究切面，網絡語言的活躍度和創新性遠不止於此。Liu Jin (2012) 曾研究接受良好教育的中國年輕人如何將方言融入網絡語言，從而賦予語言和文化新的活力。Shelley Ching-yu Hsieh, Mei-Rong Wang 和 Meg Ching-yi Wang (2014) 的研究表明，受網絡群體受教育水平變化等因素的影響，網絡語言中英文混雜，網絡上的台灣國語 (Mandarin Chinese in Taiwan) 已經在詞彙、語法等方面發生變化。網絡語言必將成為未來影響漢語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研究與規範應當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認為，對網絡語言的規範和發展應有特區視野。

5.1 充分包容

網絡語言既是一種信息傳播形式，也是一種社交手段。針對在語言特區裏出現的語言創新，總的來說，我們對此應當予以理解和包容。在互聯網普及的今天，網絡語言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語言特區，我們應當重視其中的語言創新，充分研究其創新規律，而不是否定其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有學者擔心網絡語言會影響現代漢語語言文字的規範化進程，甚至可能會對漢語的書面語構成危險。(吳文杰, 2013; 張明輝, 辛明, 2015 等) 但是網絡語言具有流行性，既然有“流行”，自然就有“過時”，時間會淘汰大量的臨時創新。同時，網絡社交是網絡語言創新較為活躍的領域，其輸入的語體形式本就是口語。就像常規的口語語法錯誤一樣，網絡語言中大部分的“語法錯誤”回歸到常規語言時可以得到自然糾正。

5.2 適當規範

對網絡語言的創新要包容，但同時也應該及時關注，適當規範。正如前文所述，網絡語言特區內部也有對規則突破的差異性和層次性，傳統新聞是書面語語體的，但在網絡環境中，網絡新聞介於書面語和口語之間，屬於過渡階段。因此，將網絡社交中產生的新的語言規則選擇性地用於網絡媒體是一次把關，從語言特區層面進入常規使用層面是二次把關。網絡媒體（特別是傳統媒體的網絡平台）在使用新語言規則和表述時需要慎之又慎，要做好取舍、引導和規範的工作。針對網絡上的不文明用語，網絡平台應承擔其審核和規範的責任。

5.3 敢於接納

語言的發展需要新鮮血液。正如百年前的白話文運動為漢語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一樣，語言特區的存在也可能為漢語的發展帶來積極的影響。本文並不主張盲目接受並推廣一切網絡語言的表達，但某些經過反復錘鍊、規範的新的語言規則，如果同時能豐富漢語的表達形式和內容，我們還是應當大膽接納其進入常規語言之中。同時，本文認為在敢於接納網絡語言的同時，我們更應該重視網絡語言規劃。

5.4 善於運用

中國未來的新一代必將是網絡語言特區的“居民”，網絡語言很可能成為青年一代使用的主要語言形式之一。從目前的情況看，網絡平台中成熟的語言創新往往會走出特區，進入日常語言的使用中。因此，面對網絡語言，我們除了敢用，還要會用、用好。正確運用網絡語言創新規則有利於與青年群體產生身份認同，從而更有效地進行交際和信息傳播。重視網絡語言的規劃，既有利於對常規語言規則的保護，也有助於漢語的發展和創新。

六、結語

網絡語言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變體，而是一種特區語言現象。常規語言環境中的詞類活用多發生於名詞、動詞、形容詞三者之間，且詞類功能明顯呈現出體詞謂詞化的趨勢，網絡環境實現了詞類活用範疇的突破。在網絡語言中，除了名動形之間的活用之外，非謂形容詞也常活用為普通形容詞，數詞和擬聲詞也可活用為名詞、動詞或形容詞。同時，詞類功能的游離也更為自由。本文主張，語言使用者對內嵌於語言中構式的理解和認知是促成上述語言創新的基礎，當活用詞語進入相關語言環境時，構式義會幫助語言使用者對相關的語言成分進行重新分析，從而出現詞類活用現象。此外，對語言表述簡約化、畫面感、陌生感的追求也導致了相關語言規則的創新。網絡語言正深刻影響著新一代的中國人，對其規範和發展也應有特區視野。

註 釋：

[1] 施春宏（2010：70-71）將“網絡語言”分為廣義和狹義，前者包括與互聯網有關的專業術語和特別用語，以及網民在聊天室和網絡論壇上的交際用語，後者僅指廣義定義中的交際用語。本文的研究對象為狹義的網絡語言，即網絡平台上用於交流和交際的語言符號，不包含互聯網專業術語和用語。

[2] 例如，樂耀（2006）主張網絡語言是一種新的社會方言。張雲輝（2007），梁琦秋，程婷立（2011），徐默凡（2015），蔡亮，胡智文（2017），袁周敏，韓璞庚（2018）等認為網絡語言是一種語言變體。孫魯痕（2007）等提出網絡語言是語言的功能變體。張文英，張雨萌（2014）等主張網絡語言是語言的語義變體。郝躍（2017）把網絡語言定性為語言的變異現象。

[3] 通過情境關聯或語音關聯而出現的詞類活用，

語言使用者也需要對情境或語音進行重新分析後析取出相關詞語與構式匹配的語義，方能實現對活用的正確理解。因此，對構式的理解和認知仍是新用法最終形成的基礎。

參考文獻：

蔡亮 胡智文 2017 《網絡語言演進機制研究》，《中國外語》第4期。

郭錫良 1984 《古代漢語》，北京：北京出版社。

郝躍 2017 《網絡語言的變異現象分析》，《語文建設》第8X期。

樂耀 2006 《試論網絡語言的自動調節能力》，《語言文字應用》第4期。

梁琦秋 程婷立 2011 《網絡語言模糊性的社會文化基礎》，《江西社會科學》第12期。

廖光榮 2019 《漢語詞類超常活用及典型性探討》，《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施春宏 2010 《網絡語言的語言價值和語言學價值》，《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

司顯柱 彭媛 2011 《論基於語料庫的現代漢語轉類詞語庫的研制》，《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

孫魯痕 2007 《網絡語言——談話語體的網上功能變體》，《貴州社會科學》第8期。

吳文杰 2013 《網絡語言對現代漢語的影響》，《語文建設》第1期。

邢福義 1995 《小句中樞說》，《中國語文》第6期。

徐杰 覃業位 2015 《“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當代修辭學》第4期。

徐默凡 2015 《網絡語言無關諧音現象的構造原則和理解機制》，《當代修辭學》第6期。

楊冬梅 2008 《現代漢語詞類活用的語法思考》，《語文學刊》第5期。

于根元 2001 《網絡語言概說》，北京：中國經

濟出版社。

袁周敏 韓璞庚 2018 《網絡語言視域下的網絡文化安全研究》，《外語教學》第1期。

張伯江 1994 《詞類活用的功能解釋》，《中國語文》第5期。

張明輝 辛明 2015 《網絡語言對現代漢語的影響研究》，《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

張文英 張雨萌 2014 《從“語言能量”觀視角解讀網絡新詞的生成機制及其翻譯》，《外語電化教學》第3期。

張昕 2011 《試析現代漢語詞類的活用及其修辭效果》，《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

張雲輝 2007 《網絡語言的詞彙語法特徵》，《中國語文》第6期。

鄭麗 2006 《現代漢語詞類活用體詞謂詞化的認知解釋》，《閩江學院學報》第3期。

鄒立志 白聰 2009 《論古今漢語詞類活用的不同本質》，《語言研究》第2期。

Goldberg, A. E. 2003 *Construc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第3期。

Hudson, R.A. 2000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Liu Jin 2012 *The use of Chinese Dialects on the internet: youth language and local youth identity in urban China*. In Jin Liu & Hongyin Tao (eds.) *Chinese Under Globalization: Emerging Trends in Language Use in China*. Singapore ;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59-78.

Shelley Ching-yu Hsieh, Mei-Rong Wang, Meg Ching-yi Wang 201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darin Chinese and English: Online language is changing contemporary Mandarin Chinese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4 (1) .